

坚守在嘉定乡下老屋里、已八十七岁的朱守祖伯伯，打电话要我为他觅几张五六十年代流行过的年画。我的天哪！现在市场上那里还会有这样的年画呀？毫不夸张地说，如今80后90后的人很少见过这样的年画，再小一些的年轻人估计连听都没听说过。不过，朱伯伯的这一通电话倒是勾起了我对那个年代关于年画的一段美好回忆。

年画是中国画中的一种，因它主要在新年里张贴而被称之为年画。年画不但饱含着人们对新年“福、禄、寿、喜”的祈盼之意，且色彩艳丽，很有热闹喜庆的节日元素，直观感觉强烈，令人观之喜悦舒畅。昔日我阿爹买的年画，大多是《五谷丰登》《春牛图》《老寿星桃童图》《赵公元帅进宝招财图》……家中对联、门神、年画一贴，大红灯笼一挂，人被映得红光满面，喜笑颜开，屋里也被映得蓬荜增辉。特别是那张《五谷丰登》的年画，画面上扎着土布兜头手巾的农妇嘴巴笑得像敲开的木鱼，手里抱着一捆金灿灿的麦穗，田野里一派繁忙紧张的收割景象，让人看了一下就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老寿星桃童图》画着一位鹤发童颜、神采奕奕的老寿星，他手撑龙头拐杖，膝下一对金童玉女，天上仙鹤祥云、地上鹿鸣喜逐，手托一盘老大的寿桃，让人看了顿觉家里福星高照、吉祥聚集！

我对年画情有独钟，不光是年画能给年节增添吉祥和喜乐，还因为年画为我简陋的婚礼增添了别样的色彩。1953年我阿爹在一场大病中离开了人世，我与母亲相依为命。1957年我结

婚时岳父家十分同情我家的处境，知道我们母子俩活得辛苦，不计较彩礼的多少。但乡俗男方的新房总是要有的，酒席总要备的。

我只有一间进深七米、宽四米的房子，中间用裙板隔成两间，外间为灶间、里间为房间，俗称“外灶里房”。新房间要“新”，这是女方特别看重、特别在意的，用现在的的话来说就是一定要“精装修”。但那时我们一无电灯、二无自来水、三无煤气、四无抽水马桶，所谓“精装修”不过是请几个木匠、泥水匠、油漆工，把坏了的门窗整修一下，千疮百孔的壁脚用石灰粉刷一下；把母亲传给我的一张床、一个梳妆台、一条长凳油漆一下，仅此而已。

为了让房间有“新”意，我去觅来了几本旧《人民画报》撕下我中意的画页，又去买了几张过时的年画——《打金枝》《群英会》《梁山伯祝英台》《女驸马》《吕布戏貂蝉》《铡美案》《四郎探母》等，将裙板、壁脚、头顶上的搁板贴了个满满当当，把房间打扮得五光十色、鲜艳亮丽，左邻右舍的婆媳婶嫂竞相来我家观看，个个赞不绝口。消息传入我岳父家和我未婚妻的娘舅家，她舅妈便上门来探个虚实。她进房一看惊叹地说，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新房，我岳父岳母听了开心得合不拢嘴，惹得邻村几位亦快要结婚的青年前来取经效仿。村上的几位长辈和我开玩笑说：永其真是穷得风光，怎么被你想出用年画布置新房？我对他们说，这就叫穷则思变，穷人家的活法呀！年画的美好，就这样永远印在了我的心里。

■朱少伟

巴金早年在沪办刊宣传抗日救亡

在巴金诞辰120周年之际，怀着崇敬的心情去参观上海巴金故居。于是，得以再次走近这位文学大师，并回想起他早年在沪创办过多种独具特色的刊物；其中的《文季月刊》和《烽火》周刊，为团结作家宣传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

《文季月刊》：为青年“叫出他们的渴望”
1935年8月上旬，巴金住入上海狄思威路（今溧阳路）麦加里21号楼上亭子间，这是新式里弄房屋。巴金的长篇小说《春》，就是在麦加里开始酝酿和创作的。他在此期间，还曾发起创办了《文季月刊》。

那时，北平（今北京）出版的很有影响的《文学季刊》被迫停办。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赵家璧同常为之撰稿的巴金联系，希望他和靳以出面另编一份文学期刊。于是，巴金经与靳以商议后，决定筹备出版一份月刊。1936年6月1日，《文季月刊》在沪问世，发刊词宣称：在民族面临“可怕的深渊的边沿”之际，编者决不“跟在盲人后面高谈文化，或者搬出一些虫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来粉饰”“我们是青年，我们只愿跟着这一代向上的青年叫出他们的渴望”。

《文季月刊》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系16开本，封面上端标着“巴金、靳以合编”。该刊辟有长篇连载、中篇、短篇、诗、散文、随笔、剧本、论文、译文、书评等栏目，以发表中长篇文学作

品为主，主要撰稿人有巴金、曹禺、张天翼、靳以、鲁彦、沈从文、萧红、茅盾、丁玲、刘白羽、叶圣陶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季月刊》发表过以鲁迅为首署名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巴金参与这份宣言的起草；鲁迅逝世后，该刊推出《哀悼鲁迅先生特辑》，发表黄源、靳以等的悼念文章和司徒乔所作的鲁迅遗容速写，巴金怀着悲痛心情在《卷头语》中说：“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位爱护他们的知己的朋友，中国人失去了一位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位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

另外，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第二部《春》，最初在《文季月刊》连载（约登出近四分之一章节）。他在《谈〈春〉》谦虚地说：“一九三六年《文季月刊》在上海创刊，由我和靳以主编。其实是靳以一个人负责，我不过在旁边呐喊助威。靳以刚刚在北平编过大型刊物《文学季刊》，气魄很大，一开目录就是三个长篇连载：曹禺的四幕剧《日出》，鲁彦的长篇小说《野火》，第三个题目他派定我担任”“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四川小姑娘的故事，我也想到了《春》这个题目”。

值得一提，赵瑜所著的《寻找巴金的黛莉》谈到：作者在古董市场偶然寻觅得7封巴金的旧信，收信人均为“山西太原坡子街20号”的“赵黛莉女士”；其中的第二



封（使用的是文化生活出版社信封，信封背面保留着两枚民国邮票，印有孙中山头像），涉及《文季月刊》。那信说：“我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人，所以我的文章也是的。我在生活里追求着光明、爱、人间的幸福，我在文章所追求的，也是这个”“你为什么寄钱来呢？这真使我有受窘了。你要什么书，我只要找到，就可以寄给你的。现在我不寄还你了，怕你不高兴。我给你订一份新出的《文季月刊》”“朋友们老是逼着我写文章。你看，我又写了《春》这部作品”。它显然写于《春》在《文季月刊》连载期间，体现了巴金对青年的关心和对《文季月刊》的珍视。

《文季月刊》广泛团结不同政治倾向和艺术流派的作家，积极配合了抗日救亡宣传。该刊虽仅出版7期便遭国民党当局查封，但它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烽火》：“大时代已经到了”
1937年夏，巴金住入上海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927弄）59号三楼。在这里，巴金完成了《春》《秋》的写作。据巴金的《谈〈春〉》回忆：“1937年8月淞沪抗日战争爆发，我又把小说放在一边，和朋友们一起办《呐喊》《烽火》”。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巴金为了支持淞沪会战，决定在申城发起创办一份文艺杂志，联合同人“思竭绵薄，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笔，呐喊助威”。经过巴金和茅盾等自筹资金和紧张筹备，《呐喊》于8月22日在硝烟中问世。《呐喊》为周刊，因因战火处于停顿状态的上海《文学》社、《文季月刊》社、《中流》社、《译文》社联合主办，以登载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杂文、速写、木刻、漫画等为主，竭力呼吁民众行动起来，

一致抵抗日军侵略。在创刊号上，萧乾发表《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申明“即使拿笔，也不再是‘做文章了’”，要用笔当武器；巴金发表《一点感想》，宣布将“用墨水来发泄我们的愤怒”，这其实也是整个上海文化界的共同心声。然而，上海租界当局屈从于日军的压力，在《呐喊》第二期刚出版时，便对它进行查禁。巴金毫不气馁，又着手筹备以新的刊名恢复出版。

9月5日，第三期《呐喊》更名《烽火》，继续在沪印行。《烽火》系32开本，每期16页。其《创刊献词》呼吁：“大时代已经到了。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要求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贡献他的力量。”该刊重点推出报告文学、通讯和诗歌，也登载短篇小说、杂文和美术作品，主要撰稿人有巴金、茅盾、王统照、郑振铎、刘白羽、靳以、杨朔、胡风、钱君匋等。它及时反映淞沪会战前线的情况，广泛报道各地的救亡动态，深刻揭露汉奸的丑恶行径，犹如为反抗日军侵略而熊熊燃烧的“烽火”。

巴金在起初担任《烽火》社发行人（即社长），不久又兼管编辑工作。那时，他几乎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办刊上，并以《烽火》社名义出版“烽火文丛”“烽火小文丛”等丛书，竭力宣传抗战。为了让书刊尽快同读者见面，他除了常在上海霞飞坊寓所挑灯夜战赶写有关文章，还屡次不顾敌机盘旋，亲自赴印刷所修改稿件、阅看校样。

11月7日，《烽火》出版第十二期后，由于申城沦陷和上海租界当局阻挠，被迫停刊（翌年5月在广州复刊，改出旬刊，仍由巴金主编，至12月终刊）。这份巴金倾注大量心血的文艺杂志，虽存在时间不算太长，但它为宣传抗日救亡发挥了积极作用。

■李元发

观千年银杏

银杏树下，漫步听叶语，思绪万千入梦乡。时间飞逝，不知不觉里，秋冬悄然无声地抵达。又一次骑行来到古树公园，秋冬时节的古树像是时光的信使，带着一种独有的宁静和沉思，缓缓地铺展开它美丽的色彩，树叶由绿开始渐变成金黄，风起叶飘落，一片片飘落，轻轻地触碰地面，发出沙沙的响声，这是它秋冬的步伐，缓慢而坚定。

一片一片落叶翩翩起舞，舒卷着生命的力量，铺撒一地金色。绽放的瞬间，是送给冬天最温暖的情诗。观千年银杏，我惊叹于自然的染色，染出这造物的美丽，感叹之余还多了一分的留恋、十分的赞美。走过的时候，脚下不可避免踩在密密麻麻的落叶上，听那一阵阵如同细语般的声音，这是一种与自然对话的方式，每一片落叶都是自然的诗句，它们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秋去冬来，风吹落叶，令人感慨：飒飒西风细雨霖，红残绿

退渐成愁。轮回时序霜颜起，落叶归根又冬秋。当叶飘落时，向着归根的进程坚定前行。漫步在树下，每一步都踩在过往的回忆上。我隐约地想起一首歌曲《落叶归根的情意》，思绪也渐渐飞扬舒展开来，树叶是平凡无奇的，虽微小不重要，但值得书写，在阳光下，它自由伸展，吸收必要的能量，默默无闻地贡献，让树木有了枝繁叶茂的春光和季节变换的色彩，精致，优雅、宁静，贮藏着一种大自然的超脱，它用自己的方式，绚烂着这个世界，值得赞誉。

漫步树下，听叶语，千年古银杏树是一首长篇的散文诗，它以落叶为词，以风为韵，叙述着岁月的深情。在这里，人也一样，不忍那归根的木被化作破碎的柔情，人人都可以在那些简单而平凡的瞬间中，发现属于自己的诗意与远方。叶落知秋已渐凉，风吹银杏满金黄。树下漫步听叶语，思绪万千入梦乡。



金色的季节

晓琪 摄

鹤鸣槎溪

HE MING CHA XI

世界是由颜色构成

——歌德

■戴达

颜色之歌（组诗）

红

滚烫的语言
我用它喂养人类
我是火的颜色
给冶炼文明的炉膛
输送炽热的目光
我的声音
种入漫长历史的晦暗里
生长正义和血
当我依偎美好
怯懦和软弱就被放逐
我迫使罪孽退步
宁愿海绵似的黄昏
吮尽我浸染的波浪
也要从大海深处跃起
捧给太阳系一个鲜嫩的早晨
我把生命
如同宇宙的酒杯溢出的泡沫
托付给春天的太阳
托付给爱、成熟、幸福

于是，大地醉了
宁馨如春风

黑

我拥抱大地
太阳的血
流过我的身躯
流成我今天的肤色
我用阳光馈赠的情感
深深感染泥土
土地获得了充实的心灵
高昂起头颅
向贫瘠和空旷挑战
我宁静地栖息
少女少男头上
甚至劳动者脸上
也有我偷偷的一个吻
他们因此而顶天立地
向天和地缴获收成
夜晚来临

我编织梦的摇篮
替代白日酿造时空
当把我和历史捆绑一起
面对世界
我长啸，痛苦地呻吟

绿

我清新的呼吸
揉入几多热望的视线
甚至茫茫沙漠叩问我踪迹的
驼铃声
铁树开花时辰
也是我绽放身心的时辰
我来了，和春阳结伴而行
肆虐的北风不能把我阻挡
心，随解冻的溪水
流往远方的田垄、草原、森林
一路播撒布谷鸟的叫唤
明镜般的岁月
映出我清澈的倒影

我不禁唱起思恋秋日的情歌
泥土孕育我的容颜
生命之树结出
青春和力
让人们一年一年摘落

金黄

潮汐退去了，大海
把我遗忘在长长的海滩
连同向晚的霞光
我是天边一弯新月
清冽的光芒收割自己
然后
如伏地麦粒变幻成萤火虫
在黑夜里打着灯笼飞翔
谁说默默无言？
我如大海蹦动的鱼群
呐喊的声音没入晨曦
孵化成朝曦
在一个个秋天的日子
和太阳躲猫猫
人们永远也找不到我了
唯有摇曳向日葵的金风
知晓我沉甸甸的踪影
光是钥匙